

清桂文燦撰

王曉驪柳向春點校

經學博采錄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清桂文燦撰
王曉驪柳向春點校

經學博采錄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經學博采錄 / (清) 桂文燦著; 王曉驪, 柳向春點校.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617-8320-7

I. ①經… II. ①桂…②王…③柳… III. ①經學
IV. ①Z1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242661 號

經學博采錄

著 者 (清) 桂文燦
點校者 王曉驪 柳向春
特約編輯 黃曙輝
項目編輯 方學毅
裝幀設計 勞 韜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50×1168 32開
印 張 14.5
印 字 數 3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
印 數 3000
書 號 ISBN 978-7-5617-8320-7/B·601
定 價 48.00元

出 版 人 朱傑人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

接資助項目、華東政法大學古籍整理項目

南海桂文燦及其《經學博采錄》（代前言）

柳向春 王曉驪

一、生平大要

桂文燦（一八二三——一八八四），字子白，號吳庭，又作皓庭，廣東南海縣捕屬人。桂氏先世居幽燕，自唐安史之亂而屢遷至浙江慈溪。清初，曾祖應和以湖南幕而游廣東，遂家粵省南海。祖鴻，誥贈朝議大夫江蘇常州府知府。父士杞，由徵士郎候選州判，累封至中憲大夫江南淮海河防兵備道。母陶恭人。

子白行三，少有大志，尚氣節，好經濟，不沾沾舉子業。自弱冠治經，即講求宏通，不屑屑於鉅釘獺祭之學。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丙午，問學於嶺南通儒陳澧（一八一〇——一八八二），學益進，而蘭甫（陳澧）亦以大儒期之。有清之學，自顧、閻二先生以實學首倡，漸流而門戶遂立，朱、鄭判藩，漢、宋異轍，然猶各行其是，學者多能就一己之長，或分別研習，或兼而有之。衍至甘泉江藩（一七六一——一八三一）《漢學師承記》、桐城方東樹（一七七二——一八五一）《漢學商兌》出，兩者遂如冰炭。而子白則承接儀徵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暨其師陳蘭甫之緒論，以爲「周公尚文，範之以禮；尼山論道，教之以孝。苟博文而不能約禮、明辨而不能篤行，非聖人之學也。鄭君、朱子皆大儒，其行

同，其學亦同。」^①因著《朱子述鄭錄》二卷，以明先儒知行合一、經明行修之高，非如陋儒之徒以門戶井井自繩也。

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丁未，受知葉河全慶（？——一八八二），以解經拔第一，補弟子員。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己酉舉於鄉，爲副主考官。何紹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所賞，取經義呈進御覽。子白剛直自任，不事干求，其伯兄子淳（文燿），以名進士改外，所交多貴人達官，而子白一無所謁。即湘鄉曾國藩（一八一——一八七二）介友思見，亦以引嫌未往，其潔身自好類如是。咸豐改元，天下擾攘，自江南被兵，國事日非，子白乃慨然有當世之志，公車晉京，揀選知縣，交晉江陳慶鏞（一七九五——一八五八年）、六合徐鼐（一八一〇——一八六二）等，爲戶部右侍郎歙縣王茂蔭（一七九八——一八六五）所許，有國士目，擬薦於朝。

咸豐四年（一八五四）甲寅，丁大父艱南歸，此後六七載，內居喪親，外遭事變，中更百苦而著書不輟，嘗言：「憂患正學人用力時，吾不以顛沛流離而廢學也。」^②所著有《易大義補》（咸豐四年）、《四海記》（咸豐四年）、《孝經集解》（咸豐四年）、《朱子述鄭錄》（咸豐五年）、《重輯江氏論語集》（咸豐五年）、《子思子集解》（咸豐五年）、《經學博采錄》（咸豐五年）等，其好學深思類如是。又亟亟以發揚先賢盛意，流布典籍爲務，嘗首倡刊行經學諸作，以鼓勵學風，振刷民心。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九月兩廣鹽

① 見於《清史稿》卷四八二「儒林三」子白本傳，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頁一三二八七。

② 見桂壇等《先考皓庭府君事略》（下簡稱《事略》），《禹貢川澤考》附，利華印務局，民國三十五年重印本。又本節所述，多本《事略》，特此說明。

運使巴陵鍾謙鈞（一八〇五——一八七四）《古經解彙函》序云：「昔當勞公時，始議刻此編者桂皓庭孝廉。」^①皆見子白肆力古學、保存文獻之苦心。

同治改元，獻所著《經學叢書》六十四卷，得旨留覽，并論：「所呈各種，考證箋注均尚詳明。《群經補證》一編，於近儒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諸經說多所糾正，薈萃衆家，確有依據。具見潛心研究之功。」^②次年，又應詔陳言，有嚴甄別以清仕途、設幕職以重考成、分三途以勵科甲、裁孱弱以節糜費、鑄銀錢以資利用等議。又若津貼京員、製造輪船、海運滇銅等條，則先後允行。而其以時事扞格，未能實施者，據云亦得朝官爭相手錄，相與嗟歎。蒙古倭仁（一八〇四——一八七一）尤爲賞異，以謂能行其言，則天下且大治也。其究心時務、識見超群又如是。同治三年（一八六四）甲子，曾滌生（國藩）初下江寧，即詒書招子白於軍中，後以大母病歸，爲粵督歷城毛鴻賓（一八一——一八六七）所聘，與修《廣東圖志》，越六載而書成，上進御覽。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辛未，再赴春闈不售，而都中舊雨，班荆道故，極盡文酒之歡，如五月朔之龍樹寺雅集^③，即子白京中讌譚高會之一例。其中若吳縣潘祖蔭（一八三〇——一八九〇）、南皮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者，皆與子白深相投契。而一時勝流，多所欽仰，有顧亭林之比。

六月南還，道出金陵，爲兩江總督曾滌生座右之賓，至所賞嘆，相見恨晚，語大僚云：「（子白）志堅

① 《古經解彙函》卷前，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刻本。

②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甲午上諭，《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五十三，僞滿洲國國務院發行，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影印，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頁四三——四四。

③ 參桂文燦《潛心堂文集》卷八《兼葭蓂雅集圖記》，復旦大學藏南海桂氏家鈔本。

卓而識遠大，有用才也。」^①令遍見江南諸名宿，皆所尊伏^②。乃以子白一意南歸，爲致書兩廣總督滿洲瑞麟（？）——一八七四）云：「有桂孝廉皓庭者，名文燦，廣東舉人。會試後出京過此，都中知好來書，盛稱其學問淹博。國藩接見數次，又觀所著書數種，知其積學敦行，於國朝研經諸老輩洞析源流，不獨爲粵中翹楚，抑不愧海內碩彥。尊處若開書局，似可派令總司其事……皓庭此次回粵，必將叩謁臺端，仍希推愛垂青，妥爲位置一席，俾好古劬學之儒不爲衣食所困，則感泐無涯矣。」^③其籌畫可謂備至，亦有以見其推重之意。八月初八，莫愁湖勝旗樓落成，曾氏乃招同江寧諸問學同道十七人會飲，滿座高明，論議風發，子白乃乘興而成《莫愁湖雅集圖》并《記》，紀其盛云：「一時文學之士咸在，以觴以詠，以上下其議論，於以拓心胸，增學識，化氣質，極朋友之樂。」^④時江南新復，人心思定，曾滌生乃告子白云，古之經學即聖人之學，學禮而已。又以爲清、任、和三者，不可闕一。子白深佩其言，因於金陵客中，著《弟子職解詁》、《四言曲禮》等以報，滌生見而稱善。

① 見《事略》。

② 如德清戴子高望嘗詠贈子白云：「乍見兩傾倒，歡若逢舊故。百川趨學海，吐納窮今古。含茲好懷抱，擇善無纖鉅。大鵬絕青天，垂翼蓋宙宇。早年慮邊防，籌策陳富寧。時移事累變，騷動嗟朝野。驥足尚風塵，偏與凡禽伍。相知趙（揭叔）劉（恭冕、叔俛）陳（喬森、逸山），賞嘆非虛譽。韋布亦足榮，還代施雲雨。徘徊商出處，觴酒道堯禹。」《謫塵堂遺集》詩卷一《贈南海桂文燦即送其歸粵》，宣統三年鄧氏鉛印《風雨樓叢書》本。

③ 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函。又同日致鍾秉之函亦有是語。均見於《曾國藩全集·書信十》，岳麓書社，一九九四年，頁七五〇——七五〇四。

④ 見《潛心堂文集》卷八《莫愁湖雅集圖記》。

八月底，子白歸里，自此家居十年。然平居恒以國事得失、人才進退爲憂喜，於地方利病，輒有陳義。尤所用心者，爲扶植名教、培育人才諸事。嘗彙集貞孝節烈二萬餘以請旌，設勸戒社以杜鴉片之流毒，所爲無非身心踐履之學，境愈平，學愈進。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庚辰，再至京師，謁合肥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二）於津門，請於粵設華洋信局以拯粵民之爲販外爲奴者。九年（一八八三）癸未，爲順天尹宜興周家楣（一八三五——一八八七）延修《順天節孝錄》，因迭陳順天錢法及直隸蠶桑事宜，皆爲嘉納。法人入寇，子白於都中詒書，爲粵防籌備甚至，大吏用其策，而粵中賴以不驚。

是歲截取知縣，五月初五奉朱筆圈出以知縣用。十年（一八八四）甲申二月，簽掣湖北鄖縣。六月抵鄂，謁上官，皆素知，用之如恐不及。臬使貴筑黃彭年（一八二四——一八九〇）檄往江夏治獄，推鞠訟獄，皆明白曉暢，屢爲大府稱善。七月，福建馬尾海戰訊至，鄂戒嚴以待。子白乃建言增槍隊、練陣法、設方略以備不虞，甚爲制府所賞，下所部施行。七月初五，履鄖縣任，至九月初七方崎嶇抵鄖。下車伊始，即僕僕政務，以爲治民之道，教化爲先。汲汲以興學校、宣倫理爲務，設宣講堂講聖諭律令，設義塾以訓頤蒙，表彰孝弟廉讓之士以勵俗。邑治舊有龍門書院，爲籌款修復，且牒大府請頒崇文書局所刊書以惠士林。又「嘗於鄖之鄖山書院分設經術堂及治術堂以課士，所習經學，不僅考求名物訓詁，必以《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本。治術則以兵、食、鹽、漕、河之外，兼講海防以備任。使異日多士學爲忠孝，嚴義利之辨，綜體用之功。」^①其善教士民類如是。平居爲政，「公牘則取案無留牘四字

① 見《事略》。

以自警，堂判則取哀矜勿喜四字以自勵。」^①子白之在郢，終日堂皇，味爽即起，視事至夜分乃寢。生平慕鄉先達海瑞、陳瓚之爲人，又念先人累世爲清白吏，益以廉介絕俗，不名一錢。臬司黃子壽（彭年）手批其牘，稱其深探治本，力矯俗吏之所爲，求之近今，實爲罕觀。其清明廉潔，又多類此。十月初旬，積勞病甚，仍力疾治事不少輟。病革時，猶撰有《條陳時務並海防封事》一函。易簀之日，以一官一邑未能報效朝廷爲憾，而無一言及家事。以十月十二日卒於官，春秋六十有二。歸櫬日，路祭者塞於途，或太息曰：「真好官，惜百姓無此福耳。」十一年（一八八五）乙酉四月十五日，湖北督撫以子白「積學敦行，經濟閎通」疏請宣付史館，奉諭入列儒林傳，以爲研經者之勸。子白學兼漢宋，於群經無不甄綜，遠宗許、鄭，近窺顧、戴，所闡經義，能補前人所未及，經術吏治，超越等倫。「其處也，以崇廉恥，知古今爲務。其出也，以振紀綱，培元氣爲心。」晚得尺寸柄，以蒞官甚暫，竟未展其才，齋志以歿，論者惜之。

子白自少壯向學，數十年間，砑砑兀兀，宵旰篤行，不知有倦，每有會心，便筆之於錄，自少而老，著述滿屋，計五十五種二百四十九卷，而梓者尚未及半。配陳氏，誥贈宜人。黃氏，例封正七品孺人。子四人，長壇，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己卯科舉人，揀選知縣。次圻，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進士，補用道署浙江嚴州府，清國史館總纂。次坤，國子生。次植，增貢生，候選訓導，駐美、駐英參贊，菲律賓總領事。孫，延鑾，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辛丑舉人。銘新，美國留學生。銘忠、銘敬、銘謙、銘恩、銘煥、銘澈等。

子白一生行跡遍大江南北，多識通人碩學，耽尚研經之餘，尤能旁搜廣索，於同代學人多所論說，

① 見《事略》。

類中肯綮。而子白之學，後世亦有論之者云：「雖後起而精博有家法，非禮所及。所著《經學叢書》四種，未嘗少雜宋以後空言。黃體芳謂阮元立學海堂課士，未乃得文燦，爲不負其堂云。」^①此自一家獨好之言，未可視爲定論。而同時之常熟翁同龢（一八三〇——一九〇四）亦曾於其《日記》中評子白云：「見廣東桂文燦於廡肆，此君曾進《經學叢書》，又條陳時務，蓋有才而不純者。」^②又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十一月初一《日記》云：「桂同年留京候選，以書抵余，論當世事雖迂而有大局。」^③言其「不純」者，蓋以其非似純儒之專肆經學也。言其「論當世事雖迂」者，蓋子白以區區末僚，難窺國事癥結也。然翁評亦僅一時觀感，非如許氏昆仲月旦評之可據也。然費、翁之論，雖各有所私，蓋皆以傳統之學問爲基礎而言者，以今之標準論，則子白一生所業既廣，成就亦夥，且學術事功均有可述，不愧一時魁傑之士，至可風也。

二、桂氏之學術

如前所述，子白一生涉獵廣泛，著述豐饒，然多皆不外經、史兩部。而其中付梓者，則僅咸豐至光

① 沃邱仲子（武進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儒林」，崇文書局，一九一九年，頁十。

② 《翁同龢日記》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陳義杰整理，《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本，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第二版，頁二六六。

③ 頁一七八五。

緒年間南海桂氏家刊《桂氏經學叢書》本中所著錄之《易大義補》一卷、《禹貢川澤考》二卷^①、《毛詩釋地》六卷^②、《鄭氏詩箋禮注異義考》一卷、《周禮今釋》六卷、《箴膏肓評》一卷、《起廢疾評》一卷、《發墨守評》一卷、《論語皇疏考證》十卷^③、《孝經集證》四卷、《孝經集解》一卷^④、《孟子趙注考證》一卷^⑤、《弟子

① 又有光緒十三年森寶閣鉛印本及民國三十五年利華印務局鉛印本。

② 又有民國三十六年私立廣東國民大學鉛印《民大叢書》第六種本。

③ 又有《庚辰叢編》本。

④ 又有民國三十年道德書局鉛印本。

⑤ 又有《丙子叢編》本。

職解詁》一卷、《群經補證》六卷、《潛心堂集》一卷又附錄《先考皓庭府君事略》一卷^①，以及《辛巳叢編》本之《經學博采錄》六卷^②、《說文部首句讀》一卷^③等。除此之外，尚有《周官證古》一種，卷前榮成姜忠奎（一八九七——一九四五）序云：「是書原名《周禮通釋》，凡六卷，南海桂子白先生文燦著。條舉群書

^① 子白著作刊行狀況，可參謝國楨撰《桂氏遺書》提要（見於《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二九冊，齊魯書社，一九九六年，頁六九三。本文所引子白著作《提要》，除另外說明外，均承友兄魯東大學教授李士彪博士整理傳示，特此致謝）及《中國叢書廣錄》五二六〇條「桂氏經學叢書」（陽海清編撰，陳彰瑛參編，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四〇六）。又《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一一五「桂浩亭」條：「東塾門中桂浩亭，衆家薈萃證群經。嶺南家學傳薪少，何日遺書見殺青。」

南海桂浩亭知縣文燦，著籍東塾門下最早，兼治群經，所著有《易大義補》、《禹貢川澤考》、《毛詩釋地》、《詩箋禮注異義考》、《周禮今釋》、《箴膏肓評》、《起廢疾評》、《發墨守評》、《孝經集解》、《孝經集證》、《群經補證》、《論語皇侃義疏考證》、《孟子趙注考證》，俱已梓行。今通行本《桂氏叢書》，缺《群經補證》、《論語皇侃義疏考證》、《孝經集證》三種。……其子南屏檢討站：……年八十矣，而遺書未盡出，曾托人詢，亦未得復，豈已散佚耶？」（倫明著，《藏書紀事詩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合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九二——九三。）然桂氏著作之刊行，持續時段較長，中經兵燹，散佚固多，諸家記錄不一，如曾與子白之子南屏往還之王欣夫先生就曾以為《箴膏肓評》一卷、《起廢疾評》一卷、《發墨守評》一卷、《論語皇侃考證》十卷、《孝經集證》四卷、《群經補證》六卷等未刊（見《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未編年稿」卷一「南海桂氏經學叢書七種附二種目外二種」條，鮑正鵠、徐鵬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四四七），此說或即出自南屏之口。然《中國叢書綜錄》所據為孫殿起之說，孫氏販售古書多年，經眼既夥，所言當為有據，此姑從之。

^② 又有《敬躋堂叢書》本。

^③ 《民大叢書》第四種，廣東國民大學，民國三十五年。

以明《周禮》之有，本意甚善也。惟以一文分證數事，稍病其複，且與《通釋》體例不協。壬午秋，古學院得先生遺稿數種，是書在焉。忠奎不揣舛陋，輒併其所舉數事，而以一文證之，約爲二卷，更題曰《周官證古》，其亦不悖先生之本指歟？」^①則其立足子白原著，稍事修正，亦可窺見子白學術之一端。然綜上所述，子白著作之刊行者尚不足所著五分之一，則桂氏學術之有待發掘，自不待言。

如前所云，子白之著述，其家刊者之外，又有吳縣王大隆（一九〇〇——一九六六）及昆山趙詒琛（一八六九——一九四八）所編之《八年叢編》中所收三種、侯官郭則澐（一八八二——一九四六）所編《敬躋堂叢書》中所收兩種。其他零星刊行者，以未知其詳，姑不論^②。王欣夫（大隆）刊行之子白著作，來源有二，其多篇題跋中均曾述及於此，即一則源於故宮所藏子白所呈御覽之《經學叢書》，再則源於子白次子南屏之鈔寄。兩者一係子白手訂之進呈本，一係桂氏家藏鈔本，故當較近子白原書之本來面目。郭則澐所刊者，據其民國二十年十一月所作之《經學博采錄》序：「吾友黃君君緯藏有桂氏遺著多種，皆未刊之藁，《經學博采錄》在焉。」其所刊兩種，《周禮通釋》已如前揭姜序，曾經刪節合併，已非子白原書本相。《經學博采錄》一種，與原書相較何如，則不可知。而黃氏所藏究係何種來源，並無說明，故其較諸王氏之本，似稍遜色。又有可言者，據《藝風老人日記》壬子三月二十日：「覆秋湄，寄《三垣筆

① 《敬躋堂叢書》之六，民國三十一年古學院刻本。

② 然此數種零星刊行者，恐亦與子白之子南屏有關，如廣東國民大學曾刊子白著作兩種，其《毛詩釋地》卷末即有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南屏跋文，云：「咸豐初元，先儒林公撰《毛詩釋地》六卷，同治元年進御覽，蒙上獎。光緒十一年，儀徵卞頌臣尚書稱其有益後學。十二年，錢唐汪郎亭序之，謂王伯厚《詩地理考》引而未申，此書博采《爾雅》、《桑》、《經》、《條》其異同，訂其得失。站於光緒十九年曾付梓人，年來遭亂版毀，謹將存稿錄出以告來者。」

記》、《士禮居題跋》、《越縵日記》、桂文燦《毛詩地理考》、《四書箋注》、《永憲錄》、《桐城方、戴二家書案》、《金粟道人遺事》。^①觀此可知，江陰繆荃孫（一八四四——一九一九）及順德鄧實（一八七七——一九五一）當時曾有刊行子白著作之念，然未知何故，此處所列諸書中，除子白所著兩種外，餘皆刊諸鄧氏所輯《古學彙刊》第一集^②中。

子白之學，承諸陳蘭甫，不惟其治學門徑如此，即其所著之書，亦多有得蘭甫之啓發而作者，如其《禹貢川澤考》、《周禮今釋》、《毛詩釋地》、《孝經集解》、《孝經集證》、《四海記》等，而其餘之作，亦皆可見蘭甫學術之影響。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長洲葉昌熾（一八四九——一九三一）代幕主時任廣東學政錢塘汪鳴鑾（一八三九——一九〇七）撰寫《桂氏遺書序》^③，職此之故，葉鞠裳（昌熾）曾將所見子白著作翻閱一過，據其四月十五日《日記》：「午後大雨，讀南海桂氏文燦遺著，凡十種，曰《易大義補》、曰《毛詩釋地》、曰《春秋列國疆域考》、曰《孟子趙注考證》、曰《孝經集證》、曰《群經補證》、曰《經學提要》、曰《說文部首句讀》、曰《經學博采錄》、曰《潛心堂集》，桂爲陳蘭甫弟子，故其學謹嚴而少心得。」^④雖於子白學術評價較低，然其特意拈出子白爲蘭甫弟子一事，則師弟之傳承情狀，於書中屢有明見可知。

① 頁二四七二。

② 上海國粹學報社排印本，民國元年刊。

③ 參葉氏《緣督廬日記》光緒十三年丁亥六月廿六日：「陰，作《桂氏遺書序》一首，代卽亭。」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一三二一。此承同門東北師大文學院王立民博士檢示，特此致謝。

④ 同上書，頁一三〇七——一三〇八。

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由日本退還之庚款資助而成立之東方文化委員會曾羅致當日若干學者纂輯《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成稿存今約三萬四千餘篇。其撰人多一時之選，擇定之書目，雖良莠不齊，然亦多可反映《四庫全書》未收及纂修之後學術發展之大況。子白之諸作，此中即收錄多種，其提要撰寫者，則皆相關專門學者，足以如實描述子白諸書之特色及長處。今擇其所言，并以吳縣王欣夫先生之說，羅列如下，於以見子白學術之大貌云爾。

一、甘泉江藩曾序元和惠棟（一六九七——一七五八）《易大義》云：「惟《易大義》世無傳本，嘉慶二十三年春，客遊南昌，陽城張孝廉子絮出此見示，為良庭先師手寫本，云係徐述卿學士所贈。藩手錄一帙，知非《易大義》，乃《中庸注》也。蓋徵君先作此注，其後欲著《易大義》以推廣其說，當時著於目而實無其書，嗣君漢光先生即以此為《易大義》耳。是注雖徵君少作，然七十子之微言亦具在是矣。」①而子白則「據《明堂大道錄》棟自注，有詳《禮運新注》語，知棟已成書，後人散佚。」並以《易大義》「今祇有《中庸》二卷，其《禮運》一卷有目無書……乃備考惠氏所著諸書，參以己意，撰《易大義補》一卷。」②此提要一本子白該書自序，所言撰作緣起，可備參閱。柯氏又於此書價值評云：「文燦參稽互證，不但博洽《禮》文，亦藉以精挈《易》象，補惠氏之闕遺，庶無愧色矣。」當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三月江鄭堂（藩）序《易大義》之時，嘗嘆云：「昔年欲補此《易大義》三卷，於《中庸》之旨略通其誼，至於《禮運》，則反復求之而不能明也。」至此子白書出，泉下有知，則不惟定字首肯，即鄭堂亦當掀髯而笑也。

① 道光二十七年刊番禺潘氏《海山仙館叢書》本卷前。

② 均膠州柯鳳蓀紹忞撰《易大義補》提要，見於《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三五冊，頁五三五。

二、子白嘗撰《禹貢川澤考》二卷，長汀江瀚（一八五七——一九三五）所撰提要敘之最爲詳明扼要，其云：「文燦爲番禺陳澧弟子，是書亦本其師說，以康熙乾隆地圖及齊召南《水道提綱》爲據，參以澧所著《漢書地理水道圖說》，復考群書，兼增己意。始于弱水，終于洛水，入河者附河，入江者附江。河北者次于河，江北次于江。恪守本經，謹循其序。於《職方》、《爾雅》、《山經》、《漢志》、《說文》、《水經》，則備錄其文，餘皆從略。其自序謂非敢存郇下無譏之見，不敢掩蔽前人也。」^①然篇中所言，間有與蘭甫不合者：「篇中以禹導弱水在今山丹，張掖二縣北，高臺縣東南，綿延約二百里。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地，自漢至今，皆爲徼外，殆禹迹所不至也。特觀弱水北流入于沙漠之中，故經曰『入于流沙』。古文家不知此，故以弱水實人居延澤，遂以居延澤爲流沙耳。《地記》以爲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水經》又以流沙爲地名。竝失之。案流沙古無此解。陳澧云『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索博鄂模。亦本《漢志》而釋以今稱。』此謂流沙非地名，蓋與其師說不合也。」

三、高密鄭玄蔚爲一代大師，《後漢書》卷三十五本傳論云：「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②可見其重。有清乾嘉以來，鄭學尤爲學人所好，一時頗有非鄭不言之勢，言鄭氏家法者，亦稱沉沉夥頤，如陳蘭甫即論云：「鄭君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

① 見於《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一冊，頁七五六。

②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一九八七年第四次印本，頁一二一三。